八卦餘生

八卦餘生卷之二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卦名也。元亨利貞繇辭也。雲雷何以屯。屯又何以元亨利貞。元亨利貞。何以又勿用。有攸往。又何以利建侯。

程傳。引序卦而未暢。本義以乾坤始交而遇險。乾坤交何以遇險。誰能險乾坤耶。乾坤遇險之光景。又是如何。

攷程傳。則震始交于下。坎始交于中。乃二卦各自相交。非二卦交也。何以為乾坤始交。即以震遇坎。為遇險矣。

亦是震之乾坤始交而遇險。而坎之乾坤始交。又不當自陷也。蘇傳止就屯言之。又不言所以屯之意。皆未了了。余故謂易之道。未易言也。且雲雷相遇。舍屯之外。豈別無可以取名者乎。聖人畫卦取名。必取其重。而確不可易者以為屯也。則是屯也。不實見得所以然。而第就傳敷衍之。吾未敢信于心也。不然。就傳以言易。果能知來而萬不爽一乎。若猶未也。則未可以為是也。易之理。既不可徹。而諸家各就其意言之。是可以讀易否也。甚至舍卦而論文。又何以畫卦為哉。吾故謂易不可讀也。非

不可讀。不可以共所以讀易者。論易也。然既讀矣。而又不可置。而諸家之說。又無當於于心。則亦姑就余見之所及。而妄言之。要之淺鄙支離。又不如諸家之就文論文也。然而是余之讀易也。

元亨利貞。四德也。程傳本義皆言大亨而利于正。則止亨貞二德。而元利為虛設。而又不言所以大亨之意。似非余之意也。余謂四德。不可混也。以天地之理言之。則四德常在天地之間。不以屯難之世。而間歇也。以人言之亦然。所謂顛沛必于是也。人之所以為元亨利貞者。

何也。元者。善之主也。丈夫雖當屯難之日。吾之所以主張于世者自在。世不得以鑠我也。是元也。雖在屯難。未嘗無可行之道。是亨也。亨則利矣。守正不易。是貞也。其間雖有不亨。而亨之理在。雖有不利。而利之理在。又有以得我為利。而不必亨者。利在道。不在事之利者。未可一言盡也。惟四德不汩沒于屯難之世。所以在天為至誠無息。在人為無入而不自得。故特于屯卦而首揭之。非虛設也。勿用有攸往。屯也。利建侯。亨也。澤非人不究事非人不濟。后稷之為天下烈。非一手一足之力也。齊

澤苟可以下于民功不必自己出故利建也註謂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舍是自私自利强以下人得民周旋之未見其然也且建立也立人以為侯也如何說得屯而可君之象

以易觀之則枉尺直尋非元也邦無道富且貴焉非亨也行險以徼倖非利也以道殉人非貞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天下之禍患皆生于有對待有對待則有爭心有爭則難作剛與柔正相反故相激而為難剛柔始交而難生

剛柔非必欲生難剛柔交而難自生千百世之禍患盡于一言中矣

動乎險中大亨貞

世道雖有險時而能涉險而濟變者君子也故動乎險中大亨貞盤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别利器大亨乃君子之事也非君子不亨也君子不有如山之守不足以貞世變故世不能移我然後足以轉移世運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㨿程傳則雷雨滿盈爲所以大亨之故而貞帶言之㨿

本義則以雷雨雜亂晦冥塞乎兩間為草昧將安從焉以余論之雷雨未動故也動而滿盈不可以言也則程傳非也陰陽和而後雷雨作今乃謂雜亂晦冥塞乎兩間以象草昧則天地間豈有彌天際地經年累月而雷雨者乎亦未安也有雷雨之滿盈然後有以資萬物之生有君子之建侯然後有以開草昧之世雷雨者天地所以亨萬物之屯也建侯者君子所以亨亂世之屯也以此言之則先王建有萬國正所以公天下而濟世變利賴之大者也柳子乃謂封建非聖人之意可謂不窮

其本矣。不寧者。所謂天下未平。堯獨憂之。不違寧處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聖人贊天地之化育。故開物成務。其責在我濁亂之世。非我孰與拯之。然則避世以待天下之清。未為盡也。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此隱居求志之所以難也。君子以經綸。經綸不必得時。苟裕其具。雖遯世不見知可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九居初。震體而動之主也。雖方在前。未可得志。故盤桓。

盤桓。為動言之也。雖欲動而不可輕動。故盤桓。欲行而且止也。此時以居貞為主。非不為也。相時而動。時尚未可。故利居貞。利建侯。大君之事也。天下之不治。凡以未得人也。公天下而不敢愛其爵祿。賢才並用。衆力畢舉。而屯不足亨矣。堯舉舜而敷治。孟子曰。為天下得人難。以此也。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志行正。雖盤桓而不以為靡。求賢自輔。得民之本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

字

六二震體有動之象。而險在前。故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屯時。險之時也。邅如。遲回也。班如。欲行。而又不敢決也。所以不敢決進者。屯難之世。禍患驚心。動輙見寇。而不知不盡為寇也。亦有求我為婚媾者。但女子畏禍。守貞而不敢進。以故失其字育之時。至于十年。乃始得字。所謂屯也。女子寧時。而必守貞待時。不肯苟從。所以為貞也。此爻傳以五為正應。乃五爻繫應二之文。二。此時尚不知五為何人。既為貞女。乃欲往從素不相知之人乎

又謂廹于初。夫初與二三。皆動體也。所以為屯者。以遇坎也。初又以貴下賤。安有廹人求婚之理。程傳。亦知其不然。乃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為言。更不計初之德何如也。恐亦未安。屯如也。而以女子為言者。屯莫大于女子之遇寇。而女子以得所歸為亨。屯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乘剛者。謂乘于強暴之人也。六二以柔遇剛為難。女子守貞十年乃得反常。反復也。復其常。得安也。此見屯難之運。人所不免。而屯極而通。雖婦人女子。亦有得時之

曰女子以守貞而卒反其正況士君子而可以急遽改節哉說者以剛為初以五為正應夫初能以責下賤五也其實孰賢孰不肖必有能辨之者奈何以初為寇以五為常耶況初與二三同在難中又可以初為寇乎即以從人論之若二舍初之賢從五之不肖亦未見其得也說經者但論位而不論人豈通論耶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三亦動體而陰柔无助乃強欲有為如即鹿而無虞人也惟入于林中而已林者鹿之藪也无虞則惟見林而

不能見鹿。猶之無賢而輕舉。則空入于難世。而不能得民。故不如舍之。若勉强而往。則必吝矣。幾及也。言君子欲及鹿。不如舍之。蓋無得鹿之具。雖及鹿亦不能得。徒勞心而無濟耳。朱程二子。皆以為見幾。經文無見字義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無虞。而可以即鹿乎。然而即之者。貪于禽也。夫不與賢共天職而惟貪于得民。未有能濟者。苟無其人。則幾不如舍。往之為吝者。必窮之道。言不可僥倖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班如。邅疑也。求婚媾。自輔也。吉无。不利。未有下己求人而不利者。葢六四坎體。險之屬也。為難者也。我不為難。其誰難我。以其有難心也。遂謂人。亦將難我。故乘馬班如。而不肯脫然以往。而不知往不為難。而以求婚媾。人之所願也。吉也。百全而無不利者也。此見作難之人。苟回心向善。未有不得所欲者。為善得善。亦天道之自然。非聖人故為此語以歆之也。此亦就爻論爻。程傳。以初為陽剛之賢。乃是正應己之婚媾也。不知是以四為妻。而妻自求初陽乎。抑以初陽為妻。而四欲求之乎。

象曰求而往明也

凡好與人為難者皆狠戾而不明者也能降志往而求人皆明足以悔禍者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五以陽居尊坎之體險之主也坎為水澤可及物為險未故雲而不雨屯其膏之象也何能有濟小貞吉大貞凶正義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小貞吉也若大人不能恢宏博施大貞凶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施未光未嘗不施，但無當耳。項羽之刻印不能予，唐莊宗之施予綏人不感恩，皆是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上亦陰體，而處屯極之時，既不能如四之明而求人，而五又不足以庇之，至于窮而無所之之時，則不足以難人，適足自困而已。至于泣血漣如，然後悔其為難之誤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凡强暴以難人者，未嘗無一時之快，然而終必至于窮，理也，勢也。六非陰主，從五而為難者也，至于勢極之時，

則五亦凶。而附從之者。徒有泣血而已。何能長久。至是惟有載胥及溺。悔之而無可悔者也。

卦以屯名。為坎之險也。則亦此卦者。宜以上卦為主。即以經文言之。下三爻。皆有進而不進之象。正謂坎在前也。上三爻皆有自困之象。所謂險也。屯也。今說卦者不論也是如何。但以險難一概言之。竟不理論震動坎險之意。恐未為得也。

難者。時也。拯難者。人也。但君子在事外。則有相機之投。而當事任則有求賢之用。為難而能悔。如六四則有婚

媾之吉也膏而不能施如六五則有貞凶之衆總之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不論事內事外而動乎險全在他人之作用耳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程傳引序卦以為物生必蒙物之穉也其釋卦也以為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未見的確又言水始出未有所之故為蒙更不快且弟言水而遺山

又失之偏。本義以山下有險。爲蒙之地。內險外止。爲蒙之象。亦說蒙不出。意山者氣之聚。混冥而不可辨。水之勢汪洋。亦渺茫而不可測。故山與水合而爲蒙。山之氣聚于上。水之氣浩于下。東西南北。茫然而不可辨也。其在人也。初生未有知識。如山水之蒙。蒙蒙昧昧。故總謂之蒙。非取坎止之義也。

人有聖愚。其初爲蒙。一也。故蒙有亨道焉。蒙必有所啟也。匪我求童蒙以下。推而言之。蓋蒙不可與言。故取其誨蒙者以論蒙。不憤不啟。故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

不專心致志不可與言。故初筮告。再三瀆。則不告也。以文勢論之。則我似卦自謂。而筮者為童蒙也。不誠信而再三瀆。故不告。諸家皆以我為二。恐非。蓋二亦蒙中之人也。利貞。慎所習也。性相近。習相遠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山下有險。卦象也。險而止。蒙。卦之取義也。其所以為蒙。則山水之氣混茫也。程傳。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為。故為昏蒙之象。然則所謂蒙者誰耶。謂山水為蒙耶。謂處山水者為蒙耶。且又與前水始出。

未有所之相悖何以說經耶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亨以亨行者不學不慮之知能其良知良能也良知良能是其亨也以其良知良能是以亨行也其以亨行者正見天機之動蒙者亦不自知正可教之時故曰時中也志應者我雖不求童蒙而有教人之志未嘗不與童蒙之求我者相應也剛中者斷也彼以專一而來我以剛斷而往不含糊也再三瀆者聽受不專不以我告

為然而再三不已蒙之甚者也不告者非棄之也言既不入當俟其悟若彼再三瀆之我亦再三與之辨論不已則彼之志愈擾而我之言愈輕不但蒙瀆我而無虚受之實我亦瀆蒙而涸其初發之天機矣所以然者蒙以養其正而為作聖之功再三瀆則志意肆而失養正之道何以為聖功乎故不告所以嚴之而警惕其狂肆所謂利貞也以正自持而示之以不可瀆蓋師嚴然後道尊固如此也程傳以時中為處得其中若能處得其中何蒙之有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水萬折而必行。故君子觀之以果行。盈科而後進。故君子觀之以育德。此君子可以為匪我之我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坎體而處下。泉之始達也。初出之泉。無所汚之。蒙之可發者也。故為發蒙。利用刑人以下。又以象推之。言所以發蒙之道。非蒙昧不犯刑。小人之蒙。非言語可以戒諭。無以懲創之。將終不悛。刑所以感發之也。故利用刑人。刑不可廢于國。以警省愚民。小懲而大戒也。桎梏。刑

也使之皆而思善也若遂說桎梏以往是姑息之愛徒善不足以為政彼且玩易之以令之不便于已者為詬病故吝為政者德刑不可偏廢德非刑不輔知所以用刑之意刑亦德也但言尚德而廢刑道學之論也用說桎梏以往似當作一句謂說去桎梏以從事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用刑所以正法也法之不正其吝可知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二坎體坎之主也處陰而有陽德蒙之出衆者故為包

蒙包兼也如所謂兼容并包言有兼人之才而包予衆蒙之外也此是一種天生上知其吉可知蒙也而以陽處陰故有納婦吉之象蓋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蒙而授室理之正也如此蒙者克家之子也吉也傳皆言包蒙為包容然則利用刑人又何不包之甚也說甚不妥蓋君子無棄人刑之所驅而之善又何嘗不包程傳謂婦柔闇亦當納其所善迂腐極矣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剛柔接也陽居二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三亦坎體而乘陽位處險之極而不守其陰柔之正葢稟水氣之至濁而蒙之甚者故為女則不貞不可取之也凡女初未有不自愛者見金夫則悅而利之遂不有其躬彼其可以金誘之而來者亦可以金誘之而往所謂婦人水性內無定守如是之人何利之有金夫未詳彼其忘身而從之非無故而然也必有所利故以為金夫乎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順當作慎

女行不慎。何取焉。

六四困蒙吝

四艮體。處山之下稟陰氣之濁。智慧不靈。無可開發。困蒙也。困則無所往而可。故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實。陽也。遠實。則純陰之氣內無生發。故離負陽為明。而蒙遠實為吝㒓困而不學。民斯為下。

六五童蒙吉

五。君位也。而以蒙居之。君之童子者也。以童子。故云蒙

正育德之日。故云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雖居君位。尚在童蒙未有暴戾難馴之性。聽人以為從違者也。故其性順。可巽而入。故吉。程傳。謂舍己從人。降志不從。居然一聖人矣。豈童蒙耶。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上九。艮之止處山之上而蒙蒙之悍者也。故為擊蒙。擊持擊也。熱人也。以其能止也。故利禦寇。蒙體利貞。故不利為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雖有悍人懾之以上下之威則順故悍僕未有不從主之令而悍民未有不從君之令者也故曰上下順也如此等之人但可以法驅使而不可以理教誨若無以約束之則將為寇而不利苟有以控馭之使之禦寇則亦可以得其死力而有利矣此又在上者所當慎其操柄而不可徒求之民也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雲何以能上天。今俗言天上有雲者。亦只是雲起在上遮蔽日月耳。其實去天。尚不知幾千萬里也。何得為雲上于天。吾故為此虛象也。但以兩卦交互。坎乾相遇言之耳。乾。健也。坎。險也。以健遇險。雖健而亦不能遽進。故為需。需須也。物之所須者不可窮詰。而所最急莫先于養。故以需次于蒙也。屯者。萬物未生以前。欲動之機也。蒙者。萬物之始生者也。萬物始生。百事未遑而先思所以養之。天地聖人之情可見矣。

天下事。雖有等待。然在我則必有所以實行之者。然後

可待。非徒聽之人聽之事。聽之時而已。乾以陽德充實。坎以陽德中實。時雖未可。然可以信于己。可以信于人。故為有孚。不止單言九五也。若單言九五則。健為不實不孚矣。何以需乎。此亦理之明白易見者。光亨。蘇傳曰。光者。物之神也。亨者。時有所必至。道有所必通。故需之需此亨也。貞者。時當需為不可必之期。淺人處不得意之日。不能等待。易啟別徑。徑路一錯。則不可悔。故必守之以正而始吉也。利涉大川。因坎言之也。涉也。非馮也。涉則大川可濟。馮則雖小必溺。此所以貴需也。需。須也。

須舟楫而濟者也。莫險于大川。而需能涉之見需之乃所以有為非畏懦者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剛健之人不畏事。利害不能怵。不患不能為。而患不能忍。遇險輕發。無濟于事。君子不與也。能需而從容審處則不為險所陷。而至于困窮。此見險者事也。夷險者人也。需者所以處險不困之義也。曰義不困窮。然則有需而不免于困窮者。時也。非君子之咎也。聖人但教人盡其所當為者耳。其言甚平。不取必于世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此舉彖之成語申之若曰需也有孚而光亨以貞吉若是者位乎天位可也以其正中也正中九五居正而得中獨舉天位爲言者事莫重于天子之事其所當需者尤有甚焉雖以天子之力不能遽得者以況其凡也雖需也而涉大川者必此需者也往能有功也必待有功而後涉是以需也君子之需也非人之所能激也君子之涉也非人之所能止也況其機以成天下之務豈

規規于形迹之間以悅衆人之耳目哉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于天仍以乾坎之交互言之所謂需者仍是險在前而剛健不陷之義程朱皆謂雲方上于天而未雨以待陰陽氣交然容雲不雨自我西郊則有需而不得之時不可以為需也至謂飲食以養其氣體晏樂以和其心志腐極矣凡有為之士欲為而未可當需之日不免有躁心君子則不然事當可為固不退却以處後時有未至亦不熱中為天下先但為飲食宴樂而已飲食宴樂

心無所事。而安然自適也。凡人心中有事則不能飲食。況宴樂乎。時至而後起。事迫而後至。我爲主。事爲客。時。爲機。君子所以超然于萬物之上。能立事而不爲事所困。以此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郊者。曠遠之地。此君子遠人之時也。懷才抱道不爲人所知。需之無可需者也。得毋有欲衒玉求售之心乎。舉念一錯。終身無解。故利用恒。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三年學不至於穀。需于郊之謂也。如此。則无咎。窮不

失義乃得已也。此士君子守已大關頭。故特警之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險方遠我。我肯自即于難乎。用恒而不失吾常。何咎之有。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漸近水。視郊爲不平矣。此君子漸接人事。初涉世難之始也。小有言。此羣議撡奪之時。吾行之得而持之固。終不足以害吾成。故終吉。小人不樂君子之成。言語之患。從古有之。能自信者。不恤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寬衍也。以吉終。衍之故也。乃知患難之中。何嘗不寬綽。在人自處何如耳。小有言。非我病也。以吉終。非我求也。世路悠悠。寧足與較是非哉。寬以需之。君子之自處有大焉者矣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世路之不能常平而不陂也。時也。泥者。時之不可踐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泥可需乎。然而需之者。泥將陷我致寇之道也。九三以剛處剛。不能善其需。故有剛折之患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時值其阨能令不泥乎故云災在外在外者遭遇之常不可必也惟不能早遠而自我致寇則我有以取之既致寇矣勢不可避惟有敬以主之慎以持之猶可以不致于敗言敬慎則非畏縮蓋既遇險而審處之法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六四履險矣需于血既傷矣犯險而見血陷之甚矣尚何安之有出自穴失其所也朱子以出自穴為不陷恐未當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順以聽。守正不失。以聽事之所歸。所謂需也。患難之中。猶安以需之。而聽人之所為也。如叔孫豹委身守順以聽晉楚之為。而不背以貸免是也。此中吉凶有不可知者矣。故不言吉凶。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此所謂需也。有剛中之德。處陷伏之時。不憂不懼。酒食自娛。守貞不易。吉莫如之。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此又言酒食貞吉。屢言酒食何也。傳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蓋飲食之際。可以觀養。故屢言之也。能以中正自貞。終必得吉。在需者。力持之而已。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六。處險之極。入于穴而不動。需之極也。不速之客三人來需之故也。我需之。彼來之。自然而至。非我求之也。既來之。則得所需矣。在所以應之耳。敬之則不失其來之意。可以成我之事。故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不當位上處險極非所當安之位也處非其據可謂失之矣而能慎以需之終得意外之援猶可以不至于大失也未大失需之得也需卦諸家所說殊不可曉本謂以乾遇坎險在前而健有所需爻却說需于郊需于沙需于泥需于血乾既需而不進又何以于郊于沙于泥于血耶既以九五為人君之位何以止言酒食不亦小乎凡爻皆占詞也其云不速之客三人來假令占得此爻者必有三人來乎此當作何變通且既以乾之三爻

為需。有于郊。于沙。于泥之不同矣。乃四之血。又謂為三陽所傷。是乾不需。而反為坎陰之賊矣。不又顛倒之甚乎。故吾以為不可通也。以意論之健遇險。故宜需。需則不宜有為。無所為。故但宜飲食宴樂。飲食宴樂。非需也。乃真需也。心與世忘。而無所需。則無論在郊。在沙。在泥在血。在穴。皆晏然安之。我無如世何。世亦無如我何。時至事變。自然而然。在我終無幾倖之心。故不謂之需。然實盡需之義。是之謂真需也。若需于郊。則以郊需矣。需于沙。則以沙需矣。需于泥。則以泥需矣。需于血。則以血

需矣。所處之際。有淺深輕重之不同。然其為需則一也。有意于需者也。惟九五以陽剛之德。陷乎兩陰之中。可謂險矣。乃內有主張而不為險所陷。酒食宴樂。不失其常。故云需于酒食貞吉。所謂處需之時。君子以飲食宴樂也。上六。不能宴樂而退伏。需之次者也。惟飲食宴樂而無所事。戒險如一。然後可以為需。故重言之需須也。于郊。于沙。于泥。皆以所值為需之因。于血。則居險受傷而不能不需。皆非需也。于郊。如以終南為捷徑者。于沙。于泥。皆行險以徼幸者。于血又甚矣。至于占法。殊未能

通。又不安于諸儔。姑妄言之。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水上天下則需。天上水下則訟。然則健險之不相能也久矣。負剛健之氣而懷險陷之心。兩不相下。而起爭訟亦恒情也。天水之所以爲訟者。陽亢于上。而不肯下就陰沉于下。而不肯上附。而情乖忤。各欲行其見則必訟。勢也。亦情也。有孚者。其人必有理可執。可信于已。亦可訟于人。人亦信之。是以孚也。窒者。事隔于所訟。未得如

意。方以情聽理于人。又未即暢遂也。惕者。訟則有曲直刑法之施焉。未知聽訟者之意。且虞所訟者。其情旁出而不可測也。中吉者。得中則吉。訟之理也。終凶者。事有變易。曲直之所分也。利見大人。理非大人不伸。訟非大人不斷。不利涉大川。夫以事訟人。非得已也。當有戒謹之心焉。安有肆意履險。而可以得已者。況夫大川者。坎也。彼既訟我。而又可與之同事乎。我方尤彼之訟。而又可効若人之所為乎。故不利涉也。然則世有與所訟同事者乎。曰。有之吾見之矣。有不得已之心焉。彼無端訟

我。我欲與之解釋。彼亦陽應我。而若為我忠謀。與我同解于所訟之前者。而不知險人之不可親也。益不讀易之故也。總之健遇險則需。秉乾剛之德者。未嘗不知消息之理。險遇健則訟。負陰惡之性者。不可方物。雖有陽明。無他腸。而與陰刻。終不相入也。

所以有孚。所以窒。所以惕。所以中吉。所以終凶。所以利見不利涉。皆占詞也。卦中必有所取義得此者。知其義之所在。神而明之。有必應之理。今不悟其義。但于經文敷衍耳。然則據此以斷者。能必應乎。不能必應而章句

之學可以說經乎吾謂易之不讀者以此也且即就象辭論之夫有孚窒惕此皆情理之可必者若中吉則儘有抱理而不得伸者終凶兩訟必有一吉何得槩言終凶若利見大人則儘有大人而糊塗者若不利涉大川則亦有卜僭而得吉者凡此皆事之所有而人之所不可預定者若但云論理當如此則又何以占為吾故謂占得此卦者其事不全吉有孚有窒有惕皆抑塞驚恐之象中吉終凶中如終始之中先吉而終凶也利見大人在凶之後雖凶仍宜利見以求直也不利涉大川終

不可行險也。卦雖以訟名。而占訟者不全吉。亦不全凶。
止就其人論之。不論其理之曲直。事之是非也。若占訟
而得別卦。又當別論。訟卦不能該盡人之訟。而占訟者。
亦不必定以訟卦。此易之所以不易究也。因心中不醒
快。故附記其意如此。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險健相遇。已自可訟。若險健合為一人更可畏而不可
攖。曰以訟人為事矣。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

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此夫子以理斷卦辭也言訟所以有孚窒惕而中吉者以剛來而得中也中者二也陽實于中故有孚陷于兩陰故窒以陽處陰故惕剛居二得中故吉然而訟不可成者人訟我我以得中取吉我窮訟雖得中亦凶事變固有不可知者不能全恃理也大人以尚中正故利見以我之中合于彼之中也然則大人而不尚中正則不利見之矣入于淵行險也不利涉大川險不可輕試也誦夫子之言而悟訟之理凡占訟者不論得此卦得別

卦。似當以得中為主。以其得中與否。而察其所值。則吉凶亦略可得其大意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人情乖違從來如此君子之所不可知。亦所不能強。但起訟有端。事為之階。作事謀始。慎于事前。不為可訟而已。即不能免人之訟。然我不失為得中。則固有所以應之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坎以象人之險。而險亦不同。如初者。險之淺者也。故雖

有害人之心。而不毒。尚能不永所事。永長也。事即其所害人之事。而以之為訟者。尚可中止而不紛擾不休也。但小有言。雖訟而不致大興風浪。以事則易結。以情則易悔。故可以收斂而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訟旬不可長。初能不永。則尤非好訟者也。辯明者。辯明則已。無深求多事之心故終得吉也。然則好訟者。凶可知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逋補吳反 眚生領反

二。陰之主。以九居之剛健而好訟者也。有孚乎以此也。自以強力。陰險而能訟。欲與人為難。而不知有剛折之時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傳謂歸而逋。竄避為敵之地也。其邑三百戶。邑之至小者也。若處強大。是猶競也。不甚了然。夫其邑。其所自有也。既歸處其邑矣。何以又言逋。以三百戶為小。夫訟也。非攻戰也。彼以其身與所訟敵雖有千室之邑。無所用之。且其視上則小。視下則不啻強矣。其人豈必欲與君訟。而弱于彼者。反皆相安。而不思陵之乎。此皆理之不可通者。以私意論之九二

中實此等險人能為一段竦聽之語令人可信所謂有孚也然遇大人則照見肝膽故不克訟而歸訟則有无安之費取諸其邑人不堪命以至逋逃至于三百戶三百戶指其所逃之數但取象不可曉非盡其邑人皆逃之也无眚者不克訟歸雖有所逃小懲大戒猶可補過未足為眚也二在彖辭以中得吉而爻則甚不佳正謂人訟我我據中故吉我訟人則訟不可長所謂終凶也理一而已原未相悖程傳謂爻與彖取義不同或亦未盡然也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竄七亂反 掇都活反

不克訟。歸逋竄者。此如坤之六三象辭或從王事之義傳謂彖只舉上句。辭義則並及下文。他卦皆然之說蓋連其邑人三百戶包之也。自下訟上者。二處下而訟。故云訟者必上也。患至掇者。掇拾也。以下犯上。不安其分。自速其患。如子皙上大夫汝下大夫之類是也。不仁之人。無所與讓。好剛犯上自謂無所不如意而不知自貽伊戚。悔不可及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六三處險之極而居陽位所謂陰陽閃爍不可方物之人也然能恩藉舊德知所自守而能不為訟雖處危地不至召殃故終吉智能自免也天下之奸人何嘗無智慧或從王事无成為鑄處後莫贊其成不言有終不肯任事无可終也此等小人苟無利于己雖不與人為難亦不肯出身任事而國家亦不得其力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守其先世之遺業而不敢為非故食舊德乃所從上而吉蓋陰險之人能保守舊德又能從上則吉无成而言

吉者。在彼能如此。是其福也。奸人苟不肆惡。至于決裂
聖人無不多方保全之。但得其自求多福。斯可矣。固不
欲發其奸狀也。　因而思之。舊德即其先世之所遺。如
私邑是也。二以訟而失其有。三以守而食其舊。則訟與
不訟之吉凶。可以觀矣。彼恃强而好訟者。胡不思之。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居健之初。不肯讓人。訟其本心也。第以居陰力柔。不
能紓其暴氣。故不克訟。然訟之氣未平也。所以然者。不
安于命。不勝憤憤之氣。以與小人爭。是以有訟。屈于力

而暫罷耳。力稍贍而有感觸。則又訟矣。若能平復其本心。即安于命。知世路平陂。莫非有命。夷然順受。而變其前日枉爭之習。一以安貞自處。則此中得多少便宜。省多少恨怒。而亦無是非得失之處。何吉如之。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我自不失。何屑與小人較。然則欲與人爭者。即據理據勝。其所失亦已多矣。

九五訟元吉

訟雖非君子所尚。然世間不平之事。亦君子所疾。須有

人以治之無聽其訟行之理九天德五尊位以道照臨是非之主明罰勅法訟者之所歸命豈肯使小人肆志君子垂首耶故有時而取于訟則元吉五不必定是君位或為一家之主或為一邑之主或為一國之主衆之所倚恃不得退諉者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之所以元吉以九五之中正也中則聽理無私正則決斷不枉仁人能愛惡人在此時也君子平其政益平衆人之所不平者所以貴乎獄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上處健之極。暴而不自制。專一以訟為事。故有時而以訟得位大凡深刻之吏。好煆煉人罪。以為執法。人主亦往往嘉而用之。而不知天道神明。不可獨赦。出爾反爾。一間耳。如唐武后時以告密得服者。甚乃不旋踵而誅戮無遺。寧止三褫之而已。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此猶為一種曾習聖賢之訓。知護體面者警發也。若彼險刻慘毒。小人又不足與言此矣。

訟之為卦當以坎為一險人性既害人乾亦負氣不下故兩相構而為訟訟則有得失易既以卦辭明其大意而爻復以人位窮其吉凶使人知氣不可爭險不可冒非以戒之而戒在其中本義動言占者如是則吉若如是則吉何以占為誠意正心儘勾作道學儘勾發吉何以易為而所謂易以知來為逆數亦無所用之矣又邑人三百戶朱子以言不可考況欲發卦中不言之秘乎

八卦餘生卷之三

安成鄧夢文潛溪手著

裔孫 擎天 珠耀 景福 家訓 家謨 珠洸 可行 元燈 桂芳 重梓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程傳地中有水為衆聚之象本義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于至靜之中皆理之可通者要指象卦而言之耳未見所以必然之義也地卦靜而順而有險焉則失其常矣水往而克戰伐之象也地失其靜水

動而充有動衆相爭之象故為師

貞正也王者之師不為詭詐不為掩襲不為淩暴但明正其罪以往問之使師動於此威立於彼彼不正者未嘗無師王者之師所以有征無戰而莫之敢格者貞故也丈人帥師者也德足以鎮服才足以制馭而識足以謀斷故可以為三軍之司命而暢薄伐之威是以吉也无咎者有不戰戰必勝無凶危之咎也伊川以穰苴淮陰為丈人非也此二人者才有餘而德不足將帥之器耳非丈人也求之于古太公鷹揚尚矣若南仲若方叔

若名虎皆其選也庶幾之者其惟郭子儀曹彬德似之而才不足未敢望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王往況反

執大象以御天下無所用衆不得已而至于用衆則以衆之大義帥衆以往征之則是衆心之所同欲正者即彼不正者亦屈於衆正而罔敢不服故曰能以衆正益顯衆之義非全藉衆之力也此王者以德服人之事寓之于師者也故可以王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兵非剛則威不立剛不中則暴剛雖中而無應則孤所謂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无應故也兵至險而動以順有丈人之德有行師之至柔天下之順皆師之利也師之所動必有傷殘是毒之也然毒之乃所以利之故民心悅而信從之吉而无咎也以取象言之則剛二也險坎也順坤也應則臣主俱順不專指五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之于水也無所不受君子之于民也無所不容君子

觀於地與水以廣量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師有律則衆志齊一而不亂然後可得其用命若無紀律則所至騷然良民鷄犬不寧惟以淫掠爲事寧可得其用乎未見敵而先自敗安得不凶否臧只是不臧律則臧不律則不臧程傳及諸家謂不以律雖善亦凶苟不以律何善之有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言失律何曾言臧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剛德二陰位本為非宜師陰象故在師中則吉以一陽為衆陰之主以丈人為衆動之主指麾如意衆莫敢犯所謂制勝在幃幄之中故可必其吉而无咎咎謂敗衂君子之用師也勝負在我而不在敵有制之兵不可敗也王三錫命雖云賞功然亦見大君殷勤慎重注意付托而後軍中有威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承天寵受專閫之寄懷萬邦暢天子之威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以陰干陽以下犯上如晉彘子是也輿尸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凶之甚矣程傳以輿為衆尸為主謂衆人主謀非是

象曰師或輿尸大無功也

輿尸凶甚矣無功不待言然大無功者一陣之勝敗或未必關於存亡故止言無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無外侮何以師為既成師以出何以左次四之不能將

可知然知難而退所全亦多故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師雖無功未至損威不失其常可無咎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天地好生為心聖人神武不殺無所事師然實有不得不用者除民之害也是故禽為田害執之不為不仁暴為民賊誅之不為傷義故无咎然則師之所執必為民害者是田之禽也苟不害田則禽亦不問之矣長子帥師則可以成撻伐之功弟子誤任則與尸而已何能濟

用師雖正。以小人憤事凶所不免矣。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行師全在用人用人之得失。國之存亡係焉六五以柔居尊。非有剛健之德。故不能決擇。而弟子得以叅之。不可不慎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師終行賞大君之事。在我雖有執獻之功。然殺傷已多。無論為寇為良。殆不知幾何矣。原厥致禍之由。皆小人為之也。朝廷之上。民社之間。苟無小人。何以致寇。臣子

之行。軍功愈高。而國家之禍害愈烈。聖人推原其始。於此。而惻然有感也。故丁寧於有國有家者。以勿用小人。勿用小人。是不戰之師。無形之勝也。故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本其初而戒之。不然。此時即有戰功。未必皆分茅胙土者。何開國承家之可言。程註。皆謂有功小人。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此甚非也。假令小人功大當封。乃禁之而不予。又如一事。二人同功。一君子一小人。一封之以爵土。一授之以虛位或但酬之以金帛。不但本人不平。公論亦不平。國家從來不聞此律

令。然則大君亦何以使人。此大亂之道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曰以正功則負臣子之功者。不可以爲君。曰必亂邦。則親小人遠賢臣者。致亡之道也。

師旅。國家大事。故首戒之。以律申之以長子。警之以輿尸。寬之以左次正之以討罪。終之以酬功。窮之以用小人。以塞禍亂之源。各爻取象不同。占法當各有說。若經文大意。似是如此。蘊氏以律爲正。否臧爲奇。此未見兵無紀律之害。不知痛癢之言也。

程傳引師序卦謂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似未然凡有血氣必有爭心訟者爭之小者也師者爭之大者也此皆爭奪必至之理人生必有之事故師繼訟而並言之師非因訟起也何受之有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水在地上親而無間故為比比親就也我親人人亦親我相親則相樂同人之意藹然于天地之間使人能常如是也安忍乖忤安有爭奪故比者卦之最吉者也道

雖貴於比比亦欲合諸道益自比言之則比為吉而自人言之則人有可比者有不可比者又不得但比之為吉也故雖再筮以決其人之可否初筮得比是我當比人也原再也再筮定其所比之人也元者善之長也永則能久貞不失正皆可比也有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是也故无咎說者以為再筮我有是德否非也德存於我有無應自知之何待于筮夫君子周而不比卦何又以比為吉凡物爭比則寧衆不能獨立必得一人以為之主而後可安故有元永貞之德者可以安人而

為衆之主衆皆趨而避之不寧者不比則不寧德之所成必心之所慕不自知其然而然也方来者方来而未已如水之就下不可禦也于是而乃有獨後者是不得所比失其所以自寧者將欲遠衆獨立豈可得乎是以凶也此如光武在河北之時衆皆擇强獨耿弇諸數人從之其不從者卒陷于凶是也此不原筮之故也

象曰比吉也

比則吉也申言之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

比之為言非私昵也相輔助以有為不孤立也人能輔我輔我者為下我往輔人則所輔者為上皆中心悅而誠服之故云下順從也曰輔曰順從比之大義亦可識矣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以剛中五剛而得中非剛中不足以長人上下應道合而志同也後夫凶諸家皆謂誅後至固是一說然該不盡總之不得君子而比之自然如窮人無所歸不必皆

諸侯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自下上比易。自上下比難。建萬國。親諸侯。天子下比。且無所不致其情。然則自我比於有德。又可知矣。天子且不能孤立而無輔。而親人如此。況敢以富貴驕人乎。又況乎狠戾不馴違衆自用。而可以長久乎。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来有他吉

成人在始。始與人比苟有二三。後雖竭誠人亦不敢信。故必有孚於人。以之比人。乃可无咎。有孚盈缶。其孚如

缶之盈也缶器也缶盈則內有所蓄人將有所利而來之信孚則我有可恃人將有所利而歸之誠積於中而信孚於外將百吉萃焉故終來有他吉不期然而然信之應也終來猶之將來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此言比卦之初六有他吉意在初六不在有孚不然則當言初六有孚有他吉也今不然吾是以謂初六寓意當有別說且孚多取中實今初無陽而言孚義亦可疑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坤順也二坤之正也以二比人是以其內之柔順中正者比之也中正則貞柔順則吉內自我言存諸己也孚自人言達於彼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比也者親也輔也比之自內盡其所以親之之道而不恐自岐爾非卑屈以就人而自失其正者不自失然後可以言內比然曰不自失則但盡其在我而在人則有不可必者

六三比之匪人

六陰三陽。而不相似。非其類也故知所比非人。蘇傳謂近者皆陰。而遠無應。故曰匪人。則此卦五爻皆陰。何獨於三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凡六乘三。卒皆不佳。而此獨傷之。似傷六不知人。惧以三為君子而比之也三。三陽也。何以非君子。此殆以假仁者乎。凡假仁之人。未有不色取者。亦不知其心。見其彊陽之貌。以為可親而比之而卒受其累。夫子惜其心之誤用。故曰不亦傷乎。深嘆之也均之比也初以孚吉。二

以貞吉三亦柔順而獨比於匪人自內而不吉在外而不孚本欲求親求輔而投之於不可方物之人使愚誠之士悔於暗投而朋友之交竊於非類真可傷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此卦以坎為主而內比於坤四以陰從陽故為外比是為正而得吉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上謂五也六爻各自取義則上亦未必定是五但比者惟賢是依而已以文氣論之似謂外比于賢人以同從

于上若必以賢為上假令上有不賢敢不從乎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比之道私用之則私顯用之則公王者親附萬民故顯明其道與天下相親故曰顯比也然未嘗強人親我故王用三驅失前禽此亦喻言聽人自来親之意若云去者不追安有叛王之民可以聽其自便而不問者程傳全不照管殆未之思也邑人不誡諸說皆不了然誡警脩也邑人不誡得所依歸有恃无恐無所誡脩外户不閉之意乎之極也王以其三驅者以大容與之量而以

其前禽之失者以驗人心而為省闕之資舜舞干羽而不急于有苗文王修德而不急于伐崇皆失前禽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正中之正君位也君為天下之共主故與天下明相親附而天下亦樂從之然則天子而有私人是為比暱之比非顯比矣逆迎也逆我者舍之背我而去者則取之藴傳曰愛其來而惡其去也以此言之則去者何嘗不追王者雖不強民但有修德以感孚之耳豈有聽其去

而不問者乎上使中中乎也上之所使乎管于人无可

戾者故不誠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首主也擇而比之得其所從是有首也无首者朋比者

也不能主人人亦不主共相依比莫與爲首群陰相聚

無事則苟爲黨比有事則各自諉避心無可托溺莫與

拯其凶可知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群小相聚始之雖合久之必離何所終乎　比之取象

不甚可曉。大約比人者貴誠一。比於人者貴顯明而私相比者不與焉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程傳。巽上乾下。畜止剛健。莫若巽順。為巽所畜。故為畜巽陰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是意頗明悉。以陰畜陽。順而不逆。故有亨道。陽盛陰微。故未能和洽而不雨。西郊。陰方也。陰雖欲而陽不從也。巽為風。有散之象。故不雨。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以陰處四是爲得位上下皆陽而皆應之是爲小畜以小畜大也此見人無剛柔但處得其宜人未有不服者存乎其人而已矣不論貴賤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此論小畜之大義見剛之所以受畜者非苟屈于陰而失其陽德也能健能巽能中能行以柔濟剛有貴于畜者矣剛則折巽則懦健而巽則兩失俱去而剛中矣以其剛之中者而行之是謂能用剛然曰志行非行志也

志得行也。無所受制之謂也。以其畜也。疑於以陰制陽。故言制行。不失其為陽也。乃亨者。言必如此乃亨也。有健之體。有巽之用。有中之德。而志無所不行。是以亨也。有畜健之名而無畜健之迹。此小畜之所以可貴而於義無所疑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尚往陽升也。雲雖密而陽氣盛故不能成雨。西郊。陰方。未能四合。此見陰之力。僅能行于陰方。而不能使四野皆合。故雖欲施而不能行也。此就卦論義。非取卦之義矣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者天之神氣文德者君子之神彩風行天上而萬物披拂君子美其文德而道德爛然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陽見在何云復道是何道不自道光景是如何何咎足矣曰何其咎何也此卦本取義在畜本卦却言不為所畜若不為所畜是不曾畜又何以言畜

此當以畜為主而求其義初陽受畜者也陽何以受畜失其道故受畜于陰也陰雖順正而陽則失道矣夫失

道而又不受畜。必當以愚暴取禍。卦之所以貴於畜也。若陽能猛省政圖。而自復于道。是能受陰之畜矣。何其咎。言其受畜能悔。克己內訟。何其咎。自咎之甚也。吉者。失道之人。一復得吉。見吉凶由人。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也。此受畜之深者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陽復于道。其義當吉。

九二。牽復。吉

二亦受畜。而能與初相牽而復于道。故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以復得吉。二牽復。亦不自失。不自失。則亦吉矣。在中。在中道也。所貴于復者。貴其得中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重剛不中。不能自復于道。狠戾自用。必不能行。故有說輻之象。陰雖順正。不能聽從。以是為非。以好為惡。益人之不可與言者。故有反目之象。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為男子而不能正其室家。以致反目。亦可醜矣。所以然

者陰雖正然畜陽非常也不受畜則必至反目敗家之子百世一揆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以陰畜陽以婦畜夫其初必有不相信者矣不相信必相傷故有血出之象反目之甚者也當其相傷也狂惡忿爭寧能知其事之不可而有可懼者存乎及其復于道而後知其畜之者之為我也是亦六四之見孚也四孚而後悔其相傷警惕之念出焉是血去惕出也而從此可以无咎矣于是而知陽之未易畜而四之難為力

也使不堅以持之怨而棄之其不胥溺也者幾希夫所謂復道非專指初也為初為二為三皆陽也有是數等之人也顧陰之所遇何如人耳幸而遇復道猶可以圖其終不幸而遇反目則終焉已矣此雖就夫妻言之然于畜父臣畜君下畜上萬有不同可以意推也言血者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陰陽之事也其在人事有甚焉者故言血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上合志者陰以陽為上有孚惕出是上之志與之相合

不合不悔悔不甚惕亦不出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孚如不舒之象富鄰孚之驗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不獨富及人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尚德載陰守柔順之德積滿而後孚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小畜之卦不甚可曉諸家雖有解釋祇覺牽強不敢安

随觀場偶書至上九惕然若有所動姑言其意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夫曰柔得位則非柔奸也曰上下應之則陽非不得已也然文中諸家皆以不受畜為言則與彖辭不合矣當是彖言其大義爻分言其事也夫一陰何以能畜衆陽而衆陽何以為一陰所畜不求實際而言畜何以得明快耶故吾之意曰此時變也陽不能有為而陰不得已而司權如人男子不能自立而婦人持家此婦人蓋有才有識有志節之良婦能不聽男子妄動而男子亦不敢違故陰有畜陽之時

婦人主事雖非其正而輔剛而行有其道焉論其理也
然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何也陰陽不和也何以不和
也以陰制陽以婦人制男子其情不順婦志雖旋陰氣
雖升而無如之何是以不雨也然曰柔得位而上下應
之者何也婦能守正作內主而家莫敢違也以巽輔健
以柔制剛不至于狂暴故其然陽不肯遽和猶有自用
之意故曰密雲不雨尚往也陽既不和陰雖欲沛澤而
亦不能驟行如男子不調婦雖欲有所為而亦不能如
意也六爻則又各象其人言之初涉世未深習染未甚

尚可與有為者也故痛改其前日之習而復于道焉道即陽之所以為陽人之所以為人也何其咎贊之也所以言其自咎之深也人不深自咎則亦不能遽復于道也不亦吉乎凡二以陽處陰其性易馴故相牽引以復吉之道也九三以陽處陽雖云得位然而在本卦則為狼亢不道如車之脫輻而不可行也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車輪也不受婦言故致夫妻反目使其能道則妻子將聽之何反目之有故曰不能正室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能行于妻子是也六四畜陽者也其蓄陽牝晨

也欲以相成也故有孚以柔順之德相感孚也至血去惕出四字終不可曉亦姑謂玄黃之戰悔惕之深亦未知是否也然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當是家庭感孚于上始合志耳則知前所用畜者之無他也故无咎孟子曰畜君何尤是也九五位之尊而陽之主也且以巽為體故能降心以聽而與四陰相孚攣如不舒之貌自知其才不足以濟而不自舒放惟聽四所為則家道可成而鄰亦富矣鄰非鄉鄰之鄰凡一家之中凡弟皆是也挨一人安生大家得所故云不獨富也上九則陰陽既

調夫婦相得始之密雲不雨者至此而雨矣始之夫妻反目者至此而處矣陰德積久而滿然後有孚非一日之積也婦德雖貞而揜心慮患不知其幾矣故厲然陽不自主而陰用事不可為常月幾望之象也是道也變道也非為君子言之也君子率而行之則凶矣何也有所疑也何疑也陽先而陰從天先而地從男先而女從天地之正也此則以陰制陽以女帥男反其常理故疑之也其在國家以意推之大致不遠故曰畜以風畜大以陰畜陽故曰小畜嘗見家門不造男子不立婦人主

家者類如此吾求之人事之實理而臆說之如此與諸傳則不啻黑白之異致矣姑記于此

卦本以畜名而諸家皆以陽不受畜為言至于三則以為為陰所畜而不得自進皆說之反者夫陽德雖健而亦戒於亢故必須以柔濟之柔不在多但稍順即是矣譬如一鼎之中少加塩梅則味善矣故一陰畜五陽為其足以濟也陽能濟之以陰即是剛中而道不能濟之以陰即是亢而非中初之復自道二之牽復在中皆以陰濟也即是受陰之畜何以言不受畜道二仁與不仁

而已矣未有復于道而可言與陰乖忤者也彼三之說輻反目正以不受畜而與陰不相能何以反言受制起而為陰所繫畜耶緣誤認陰為陰耶陽為陽剛恥於陽受陰制故為此說而不理會彖辭柔得中而上下應之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之說也小畜本卦之佳者為諸君說壞不然彼陰邪婦人安能制陽況五陽皆欲聽命耶聖人亦何所取義而命名耶或謂彖與象取義各不同不知卦亦論其理耳彖象取義雖各有在而理則未嘗殊也

畜之所以繼比者何也凡人之事而不能相親皆起于不能容忍故也畜有含蓄之意焉畜而不發何事不平況柔順為主五陽皆平爭何自起不爭何以不親小畜也者所以畜止人之好勝之狂陽而反之親比之初者也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天在上澤在下天履其尊地履其卑各履其位故曰履天與澤其分懸矣澤進而附乾臣進而附君豈止于履

虎尾而已。然天雖尊而氣和。君雖嚴而義洽。故不咥人。

程傳曰。履者禮也。尊卑之分。禮之常也。吾因此思之。禮之防人也。嚴於毫髮之微。人之畏禮也。真有如虎之不敢犯也。然禮所以安也。而非以妨人也。失之則敗。由之則安。故不但不咥人而且亨也。雲峰胡氏引大傳之言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時耶。是故其辭危。危莫危於履虎尾之詞矣。故九卦處憂患。以履為首。此言有理。然則文王蓋安於天澤之分。以身履之。雖危不易。所謂履耶。以紂之暴。羑里之危也。而猶曰不咥人。嗚呼。其

忠愛無已之心乎天澤非履也實能履天澤之分故謂之履遇暴君故謂之履虎尾不忍斥言君上之暴故曰不咥人處困而安

彖曰履柔履剛也

兌履之主也故曰柔履剛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以說而應乎乾是履虎尾不咥人亨然則君臣之分雖嚴爲之臣者必有一段親愛之誠浹洽于中則君雖暴猶可感動文王終脫於羑里以此也此聖人之論應者

也未嘗指定其爻應其爻。柔必剛應。剛必柔應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臣道雖貴乎能說而君道亦貴乎得中。剛而中正。然後可以履帝位蓋交相濟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禮明而分定。則志齊一。雖有不率。無敢亂之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

率其素履之分以往。是亦履也。天澤之分。不專在朝廷之上。无咎之道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願人人有之。但不能行耳。行違所願。則亦失其素履矣。行所願而不失者。千百之一二。故曰獨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九陽也。而以兌為體。故處二為得其位。履道坦坦。守澤之分也。幽人不得位。在下而為履道之君子。故為幽人。幽人易動用世之想。故貞則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隱約之際難言矣。終南捷徑。皆緣中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六為兌之主而處陽位不堵者也不靖則不能履天澤之分矣緣此等狂惡之人愚而自用不自度量眇自以為能視跛自以為能履暴而上凌所謂履虎尾也其受咥也宜哉自取之凶也武夫而居尊位如項羽皆恃才而不安于履者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有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天澤定位也使人皆安于其分雖以萬世長治可也然

而不能也。必有亂之者矣。亂必生于下。履之六三是也。六三之所以肇亂。不自知其不明。不自知其不行。而又不可與言也。小有才。未嘗不一逞。而終必蹶。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愬音色

四乾體。去澤而近君矣。近君不可以不懼。故愬愬畏也。為人臣止於敬。雖暴可馴也。故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敬懼臣志也。有所失而不終。則志不行矣。若惟一意愬愬以蒦終吉。則行其志而不二者也。

九五夬履貞厲

五君也。夬決也。君以決斷履帝位者也。貞正也。厲危也。其危何也。人君雖尊。而匹夫匹婦。常有勝予之意。故剛決君道也。而有危厲。此蓋極君之所以為君者而言之。不關下之說應也。若體下之說。而能下濟。又無論矣。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欲為君。盡君道。位當如此。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天澤之義。前五爻具矣。上則總天澤而言之。各視其所

履以考其吉祥果無虧欠其吉可知吉非必獲福也為下不倍居上不驕為君得君為臣得臣所謂求仁而得仁何吉如之天澤各得其分有不臻大慶者乎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周旋無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此言非也人生于世一日不死則天澤之義一日在何日是終止之期其曰視履考祥者隨時自考非待終而後考也若謂上為履卦之終君子玩其占而自考之可也非人之終也天澤天地之大義也在人所以履之故為履卦中諄諄以履虎

尾為言者。嚴君也。君不嚴則為晉之世。不可訓也。故君道主斷。而臣道貴柔。存翼翼之小心。則雖履虎尾而亦不咥人矣。

履之所以繼小畜者。何也。不平則鳴。人之情也。爭之所由起也。不能人人畜而止之也。故為之禮以履之。各履其分。則謙心生。而無踰越之患。正名定位。息爭之道也。天地之生物也。自屯而蒙。而需。而人情之好爭也。因而為訟。為師。皆必至之勢。而流禍于無窮。世故漸多。古道不復。聖人於是作之易。自源而窮之。本其必趨之情。明

乎吉凶之理。以顯得失之報。皆所以閑邪存其誠。欲以息人之爭心。而杜禍亂之源。猶以為未足。而復本生人之情。為之比以親之。為之畜以止之。為之禮以履之。所謂匡之直之輔之翼之。益不啻丁寧而反覆之矣。天生之。地成之。聖人輔相之。所以叅天地。贊化育。而盡人盡物。時措之宜。大略具於此矣。聖人。作易。其序卦之意。不可窺測。而偶有所見。以為如此。蓋千慮之一。未知是否也。